

空 翻 下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杨伟 译

大江健三郎
精选文集



大江健三郎 精选文集
许金龙 主编

空 翻 下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杨 伟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第十七章 ·

地方的魔力

01

青年获和舞女率先进入了四国那片计划设立新教会的地区。他们和此前负责管理建筑物，或是作为中介与诸方面展开交涉的人员进行了洽谈。一个出身当地古老望族的女性，还有曹洞宗寺院不识寺的住持，以及在“空翻”之后对教会作为宗教法人能够继续存在发挥了巨大作用，担任着关西总部代表的人物都参加了双方的协商。

青年获从搬迁的事前准备开始就一直负责这项工作，所以并不是第一次到这儿来，但看见舞女面对礼拜堂和被当地人称做僧院的建筑物那庞大的规模和完美的构造而不由得瞠目结舌的模样，他也不禁再次涌起了一种奇特的感受：那样的建筑物与人工湖的景观一起，仿佛从一开始就是为师傅的教会而修建起来的。

在师傅的“空翻”致使东京及其周边的教会活动实际上陷于瘫痪之后，关西总部还继续存在着，尽管其外在的活动采取了低调的态势，但内部却团结得坚如磐石。而作为大型建筑公司的承包商在四国和九州都屈指可数的曾田先生便是其领袖人物。这个四十好几的谨慎人物此番也与干练的秘书一道前来出席了本次的洽谈。

关于与町上签订合同时所必须注意的问题和面临集团性入住时建筑物的机能所应该改良的地方，首先向与会者分发了由秘书准备的资料复印件，然后由曾田先生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说明，仅此便使与会者对整个情况有了眉目。不过，曾田先生和秘书只能出席最初半天的洽谈，因为他们必须得出发去参加九州 JR 站的竣工仪式了。

紧接着对当地的情形加以详细说明的，是引退了的中学校长夫人安佐和具有幽默口才的不识寺住持松男先生，前者是负责建筑物管理的人，在搬迁的实际事务方面一直与舞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教会在短期内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的这两个人表现出一副淡然处之的态度，从而给青年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们俩似乎也是与町上的政治实权派相抗衡的头面人物。在倾听他们俩讲述近年来当地历史的过程中，青年获对他们之所以能有如此的独特背景也多少有了些了解。

爱媛县喜多郡真木町。在位于四国山脉中央北侧、合并后被称为旧町地域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兴起过一个名为“燃烧的绿树”的宗教团体，但很快便又销声匿迹了。教会领袖义哥遭人杀害，是在十五年前。他的教会在天洼人工湖南岸的东端修建了一栋作为现代建筑而备受赞誉的礼拜堂。在其西面的占地内还修建了可供众多的教会会员借以寄宿的帐篷搭建营。

“燃烧的绿树”这一教会以义哥的死亡为契机——假借当时作为风俗用语而残留下来的示威游行用语来说——采取了自动解散的方式。教会会员们为了各自像一滴水一般渗透进地面而自然散去了。进行最后解散纪念演说的人，就正好是当时的教会活动家，现在已经回到了不识寺的松男先生。

关于“燃烧的绿树”这一教会组织的领袖人物，松男先生做了以下的描述：“义哥作为一个人而言，是至为单纯的，他试图捍卫自己的最高伦理。他深信，较之自己的生命，他人的生命显得更为可贵。而且这种信仰也贯穿了他的整个实际行动。这一点至今仍旧对我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虽然‘燃烧的绿树’这一教会已经销声匿迹了，但与此有关的人士自不用说，就连那些无关的人员也都还对义哥的生与死抱着栩栩如生的记

忆。因此大家希望能够把天洼一带作为神圣的场所保留下去。这样一种愿望一直潜藏在我们心里。所以，当你们的教会提出希望继承礼拜堂时，我们立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有些跃跃欲试，巴不得能够为这一计划的实现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从青年获所收集到的情报来看，围绕着礼拜堂所有权的变更和其后的僧院修建，其中似乎有过这样一些过程：教会运动的创始人义哥出身于旧町地域的名门望族，继承了天洼及其周围的土地。与此同时，一位入了教的世家户主也决定投入私家财产来修建礼拜堂。而且还决定，在“燃烧的绿树”作为宗教法人得到认可，从而解决了税务问题之后，将土地和礼拜堂悉数捐赠给教会。

在天洼南岸修筑了一条与人工湖的东西长度相等、宽达五米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以当地人所津津乐道的、那种曾经修建在森林高地的石板路——至今仍残留着那种石板路的遗迹——为模本而修筑的。而就是在它的东端，用崭新的混凝土技术建成了成为建筑界热门话题的圆筒形礼拜堂。同样，作为由曾田先生旗下的建筑公司所负责的二期工程，他们还制订了另一个新的计划，即把通往礼拜堂的道路作为中庭，在两侧修建生活用的房舍。然而，就是在这一阶段教会遭到了毁灭。

尽管如此，各个方面都燃烧着一种意愿，希望有效地利用天洼既成的建筑和实施余下的建筑计划。接受了礼拜堂和天洼南岸土地的捐赠之后，町上原准备在此修建中学和设立终生教育中心。这一计划之所以眼看就要付诸实施，但最终却又不不得不中途放弃，最大的原因就是恰好遇上了泡沫经济的解体。虽然如此，相对于希望有效利用最初计划的那种旧町地域的势力，在旧町地域又萌生了一种新的动向：终生教育中心是否修建姑且不论，不少人以儿童数量的减少为理由，试图取消新建中学的计划。正好坚持这种主张的町长候选人在选举中胜出，致使最初的计划沦落为一张废纸。

但是，对于已经投资的部分却必须进行善后处理。就在町当局为此深感头疼之时，教会关西总部对那些建筑表现出了积极的兴趣。其中，既是总部领导人物，又在现场参与了具体建筑工作的曾田先生起到了关键性的

作用。尽管其间仍旧不乏蹉跎和挫折，但最终町上的投资还是转而由教会承担，大致按照最初的构想完成了第二期建筑。

礼拜堂和僧院依靠低调但却切实可行的管理，如同废墟一般被完好而又没有人烟地保留了下来。在间歇来访的关西总部教会成员与当地居民之间，也不曾发生过任何摩擦与纠葛。可一旦在试图重新开展宗教运动的教主带领下，一定数量的人大批搬迁而来，那么，无疑会招致各种各样的问题。更何况是在奥姆真理教的修行营地所引发的骚动被广泛报道以后。

青年荻和舞女是从羽田直飞松山机场，再乘坐 JR 到达真木车站的。去办理租车手续时，他们在旧町地域的商店街里看到了大型的横幅和张贴的传单。上面写着：“切不可让狂热的信徒集团夺走了我们的街道！”“难道还想让孩子们目睹路上的杀人事件？”“坚决反对接纳‘师傅的教会’！”

据说那些大型的横幅和张贴的传单出自于一个以旧町地域的居民为中心所组建的团体，团体的名字叫做“宗教团体迁至真木镇反对会”。一个月以前，在旧町地域的中心街道上，沿着河岸到雍川大桥的入口处附近，曾挂起大型的横幅，而在所有商店的橱窗里也曾贴上了传单。只是在一个星期之前，那些横幅和传单才因为阿幸锲而不舍的努力被拆除了。安佐用来说服其他人的逻辑是这样的：十五年前，在“燃烧的绿树”获得短暂的繁荣那一时期，其农场的产品在松山贩卖取得了可喜的成功，从而也给周围的农家带来了实惠。教会成员们的消费本身就曾在经济上使这片谷地充满了生机。在教会被消灭之后，这片谷地就一直陷于萧条之中，甚至没有叨到泡沫经济的尾光。那么，干吗还要反对另一个教会的进入呢？

依靠这个教会的财力，使町上不得不面临的废止中学建设计划这样一道难题也得到了妥善的处理。在建设僧院时，当地人也被作为劳动力受到了雇佣。既然如此，那么，教会信徒搬迁到所有权已经归属教会名下的礼拜堂和僧院，不是应该早在大家的预料之中吗？在此之前得到了那么多的现实利益，如今又怎么能翻脸不认人，开展什么反对搬迁的运动呢？

更何况师傅的教会并没有进行类似奥姆真理教那样的犯罪行为。因电视和报纸杂志的报道而在这一地区也众所周知的所谓师傅的“空翻”，可以说正是预感到了教会存在着类似奥姆真理教那样的危险性，而试图掐掉

那种反社会毒芽的一种措施吧。不久前所报道的向导之死，是那些从“空翻”以来一直敌视他的恐怖组织所犯下的罪孽，应该说教会倒是处在一种被害者的立场上。在长达十年的痛苦反省之后，师傅为了再次建立教会而选中了这片土地。我们作为第三者，为什么不能静静地迎候他们的到来呢？

02

在曾田先生携秘书出发以后，青年获、舞女和不识寺的住持一起，更加详尽地从原中学校长夫人那儿听取了上述情况。待这一话题告一段落，他们决定请松男也一道坐上租来的汽车，以担当他们的向导，然后跟在安佐那辆车的后面从不识寺前往天洼，已经是下午的晚些时候了，淅沥的梅雨也化作了黄昏时分的骤雨，哗啦啦地下了起来。

从不识寺下到沿江的道路上一看，只见一座崭新的大桥已经竣工。它与通往四国纵贯公路的分流车道连成了一气。“虽说跨越那座大桥往前行驶，也照样会从下到天洼的入口处附近通过，”松男在一旁说明道，“但今天，为了让你们的脑子能够对这个地方自古以来的地形有个大致的印象，才故意选择了靠着这边河岸的古老县道呢。”

松男又接着说道：“瓮川如今被堤坝围了起来，再也找不到过去那种几乎每年都洪水泛滥的影子了，但若是将天洼人工湖满满的湖水统统放掉，无疑整个旧町地域将被湖水一股脑儿淹没掉。而过去‘燃烧的绿树’这一教会及其信徒们就生活在修建于人工湖畔的礼拜堂和当时还仅仅只是帐篷的居住区里。正是那种水灾的隐患曾经刺激了旧町地域的人们对‘燃烧的绿树’及其信徒们的警戒心，而这一点分明与眼下反对新教会的运动在骨子里是一脉相承的。”

松男在对当地的地形学概貌加以介绍的同时，还试图参照历史学的要素。在松男就座于助手席上的汽车里，舞女一直默不作声。可傍晚，当只剩下了她和青年获两个人时，她再也忍不住嘟嘟囔囔地批评道：

“那个和尚认为，既然我们的教会就要搬迁到这片森林中来了，那么，那些历史对于我们来说，也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吧。可是，我们不是和

师傅一起来创造这片土地的崭新未来的吗？”

不过，当驶离了河岸，从长满了赤松的小山丘上顺着陡坡往下而行，又穿过了一条被高高的孟宗竹遮蔽了的昏暗道路，只见一大片阔叶林和针叶林在烟雨中层峦叠嶂着的高山上耸立在眼前时，就连舞女也禁不住屏住了呼吸。

道路从这儿又变成了向上攀沿的坡道，尽管路面是铺设过的，但野草却从两侧蔓延过来垂落在路上，给它平添了一种偏僻山道的感觉。雨点不时从头顶上那茂密的柏树和小橡树上滴落下来，让人感觉到正从一片幽深的森林穿行而过。而且，刚一来到某个开阔的场所，眼前便出现了一道堤堰，就像是一道高大的墙壁严实地封锁住了正前方。先行到达了堤堰下那片平坦地带的安佐，此刻正撑着雨伞站立在汽车旁边，而且腋下还夹着几把多余的雨伞。

大家分别接过雨伞撑了开来。一看，雨伞上都缝缀着带有木雕效果的树木标记。据说原本是属于“燃烧的绿树”这一教会的物品。安佐说，在僧院的库房里收藏有很多长筒靴和雨衣，它们是在森林与河流之间的这片土地上生活时不可缺少的物品，可以供大家自由地使用。然后，一行人顺着穿凿在堤堰外壁上那没有栏杆的阶梯向上爬去。

“用这个堤堰来拦截河水、兴建湖泊的人，是那个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把年轻人召集起来，一起从事所谓‘根据地’运动的青年。潮湿的原野变成了湖泊，其中的树木也被淹没了湖水中，但唯有生长着所谓‘天洼大扁柏’这一参天大树的山岭却崭露在水面上，就像是一个自古有之的岛屿。”

“在那儿曾发生过现代史上的一幕。而安佐算得上其中的一个主要登场人物呢。”松男尾随在最后，一边拾级而上，一边插嘴道。

第一个爬上堤堰的安佐凝目注视着刚才提到的那个生长着大扁柏的岛屿——此刻人工湖上已是烟雨蒙蒙——并不打算接过松男的话题。不光是她，就连舞女和青年获，还有晚一步爬上堤堰的松男也都出神地眺望着湖上的景观，好一阵子都一声不吭。

在这个位置上，视野开始变得开阔了。但雨不停地下着，使视线中的

高大针叶林升腾起阵阵白雾，又给阔叶林的深绿色平添了一种活力。当雨滴打落到微微有些浑浊发白的湖面上时，竟然溅起了一阵阵强有力的飞沫。在靠近湖路北岸的狭窄岛屿上，扁柏在雨点的叩打下，用它们那巨大得甚至有失重心的身体巍然矗立着。树身是那么高大，以至于树梢几乎消失在围着树木四周打着漩儿的雾霭中，然而，在离湖面不远的地方，那些黑糊糊的、烤焦了的树干和树枝纠集在一起，鲜明地传达出树木的精气。

而在湖面右侧的深处耸立着一个被雨水濡湿了的、蓝灰色的鲜艳圆筒，它的头上是一个微微倾斜的棱锥形屋顶。那便是礼拜堂。棱锥的每一个平面都开有一个半球状的天窗，闪烁着淡金色的光芒。在礼拜堂的西面，有一堵古色古香的石垣一直延伸到堤堰的南端。据说西洋风格的房顶架构式僧院，即居住的房舍，是围绕着中间的庭院而修建的，所以能够看见两排并行的铺瓦屋檐，只是其中背靠树林的那一侧稍稍高出了一丁点而已。

安佐面带满足的表情，让人一眼便知道她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对沉浸在风景中的青年荻和舞女说明道：

“那些大扁柏是那么繁茂，一点也不亚于北岸斜坡上的樟树林，对吧？可是，一旦挪动一下角度再望过去，那些像是烧焦了的黑色柱子一般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见。从这儿也多少能够看到一些……因为十五年前那些大扁柏的枯枝曾经被付之一炬。尽管如今回想起来，也着实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正是那个创立了教会的义哥所干下的唯一一件粗暴的事情。”

“要想在第一天就把本地的现代史全部讲述完毕，也是不可能的吧。”松男委婉地劝阻道。

安佐随即转向了一些实际的话题：

“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樟树林前面，有一片像是拼凑手工艺品一般搭配了各种颜色的地方。那儿曾经是一片柑橘地，在旁边则耸立着一幢预制装配式房屋。因为疏于管理，结果周围的树枝生长过头，遮住了视线，使我们只能看见它的屋顶。尽管那幢房屋是我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财产，但教会向我提出了收买它的要求。就我而言，也打算接受这一要求，所以眼下正加紧整理，以便能够供人使用。僧院不是要在大扫除以后方能作为生

活的房舍加以使用吗？在此之前，你们就在北岸的预制装配式房屋里住下吧！”

“因为安佐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哪。”松男一语道出的话，也代表了青年获内心的感受。

安佐把自己那张颧骨突出，随着年龄的增长雀斑也日渐醒目的脸庞转向了湖面，让目光恣意地驰骋。尽管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带着几分悲凉，但她却用充满自信的口吻说道：

“我已经上了年纪，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块土地上度过的，所以，在天洼曾亲眼目睹了各种辛酸而有趣的变迁：从‘根据地’运动到‘燃烧的绿树’教会。

“然而，在教会解散以后，最大的变化便是这一地域的年轻劳动力一下子变得萎靡不振了，而像松男先生这样有骨气的男子汉也遁入了作为据点的寺院……

“我一直担心，天洼的地灵会不会发动一场骚乱。维新^①前后的武装暴动就是如此，自古以来地灵便在这儿反复制造了种种骚动。就在我这样思忖着的时候，你们决定搬迁到天洼的礼拜堂和僧院里来了！

“现在我的心情就仿佛获得了一次新生，期盼着临死之前又一次遇上那种令人心动的事件。松男先生自己不也是一样吗？昨天我去‘燃烧的绿树’农场看了看，总觉得那儿仿佛也充满了活力。

“或许你们对农场的事情还一无所知吧，不过，曾田先生很早就对它表现出了兴趣。那个修建了礼拜堂，并拟定了僧院计划的教会创始人的妻子，如今仍旧和为数不多的伙伴们一起经营着那个农场。”

打落在湖面上的雨滴此刻更是憋足了势头，而好些分不清是飞沫还是雾霭的东西正冲刷着堤堰。雨点在脚边也溅起了越来越高的水沫。

“我们还是到建筑物里面去吧。我并不认为，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种种感怀能引起你们完全的共鸣。再说松男先生从刚才起就一直在提醒我。”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不识寺的住持回敬了一句之后，这次自

① 指明治维新。

个儿走到了前面，带着青年荻和舞女朝建筑物的占地内走去。

在堤堰的尽头修建着一道铁制的阶梯。阶梯围绕着石垣的一端——那石垣巧妙地利用了古旧的东西——盘旋上升。一旦爬上阶梯，只见一条石砌的道路笔直地通向东边。两侧都绵延着一排西洋风格的、像是木制校舍一般的建筑物。从堤堰上曾看见两侧的屋顶高矮不一，果然，背靠森林的一侧要略微高于靠湖面的一侧。仅仅打量一下建筑物的外观，就不难对所谓僧院的叫法表示首肯。青年荻和舞女四处察看着教会成员的宿舍、厨房里配备着洗涤设备的房间以及库房等。

中庭把圆筒形的礼拜堂和教会成员的房舍既连成了一片，又划分为不同的空间。在这儿，房舍东端靠湖面的房间是事务所，而同一部分靠森林的一侧则是一栋独立的屋宇，它的房顶就像是一座望台一样高高在上。“把师傅及其照料者安排在这儿居住，怎么样？”安佐用颇为克制的语气提出了一种富于说服力的参考意见。大量的水顺着被生活房舍与礼拜堂之间的走廊所覆盖的混凝土沟槽，翻滚着流向了湖面。俯瞰着这样的情景，安佐说道：

“虽然今天倒是下着这样的大雨，不过，即便不下雨，森林一侧也常年都有丰富的水源不断涌出，流进湖里。倘若你们教会里有人拥有从事农业的经验，那么不妨栽种些农作物，因为周围拥有如此丰沛的水源。更何况在靠森林一侧的建筑物背后，沿东西方向还延展着一片不算狭窄的土地。这一部分作为建筑物的地产，当然也属于你们所有啦。”

然后在安佐的带领下，青年荻和舞女走进了礼拜堂。尽管天空中雨依旧下个没完没了，但在棱锥形屋顶上那敞开的半球状天窗外面，不乏明亮的光线。透过圆筒形壁面上那些打开着的窗户，角柱一般的光芒彼此交错着照进了室内，尽管有些暗淡，但却足以让人看清礼拜堂内的景象。雨点叩击着坚固的屋顶，发出一阵沉闷的响声。在微明的光线中，两百多把椅子并排在那儿，投落下一片阴翳。就在它们围成那个扇形的枢轴上，设置着轮廓分明的底座石。

姗姗来迟的松男这时才出现在打开着的门口。他问安佐道：

“电源已经接上了，是把电灯打开呢，还是就这样让他们察看？”

“请打开电灯吧！我们不是把这个地方作为教堂来进行交接的，而是把迄今为止所管理的建筑物交付给他们。所以，大可不必让我们也做出一副虔诚无比的模样吧。”

“我还以为，按现在这种亮度，也同样适合于从礼拜堂里观察外面呢。”松男在露出了遗憾的表情后打开了电灯的开关。

在明亮的灯光照耀下，圆筒形的建筑物就恍若一座现代音乐厅一样。关于用超高压对侧面的混凝土墙进行喷涂的新技术，他们方才从曾田先生那儿已经有所耳闻。墙面是那么光滑平顺，甚至于散射着一种光泽，但超过一定的高度再往上看，一眼就能看出那些地方，也包括整个天花板，无不显得粗糙有余。原来为了吸音，在那些部位的表面上全都张贴了一层多孔质的材料。此刻在光线的照射下，他们顿时觉得窗户和出入口的门扉上也飘荡起了超越最初那种不和谐感的统一氛围。

“这真是一个非常棒的大厅呢。”刚才一直缄口不语的舞女这时也发出了感叹的声音，“瞧，还陈列着钢琴呢，想必也有出色的音响设备吧？”

“设备完善的音响控制室就设立在出入口的旁边。”松男回答道。

“地面也铺得相当规整呢。”

“通常人们会接着问起音响效果如何，”情绪亢奋的松男变得口齿伶俐了，“可你却注意到了地面。的确，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地面也铺整得相当漂亮。”

“因为她的本职工作是舞女呗。”青年荻在一旁介绍道。

听他这么一说，安佐便用乡下人那种典型的目光滴溜儿地朝着姑娘的周身打量开了。

“我们期待着你们能够充分发挥礼拜堂的功能。”安佐摆出一副郑重其事的表情说道，“师傅的说教就在这里举行，是吧？以前的教会就曾经把这儿作为说教的场所，还在这儿举办过召集外部听众的音乐会，这成了大家期盼的一大乐事，让人觉得那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这十五年来，为什么一次音乐会也没有举行呢？想来真是不可思议。就像刚才我说过的那样，因‘燃烧的绿树’这一教会的消失，大家全都一下子泄了气，变得萎靡不振了。即便在这种意义上，新人们的到来也是可喜可贺的。”

光线照亮了室内的景物，可以看见阔叶树繁茂的枝梢在益发猛烈的大风中搓擦着东侧的窗户。

松男探出上半身，抬起头，像是在检阅着那儿似的。他又改换成一副迥然不同于刚才的口吻，接着对安佐说道：

“‘根据地’运动，曾在孩童的心里唤起过某种兴奋不已的情绪，而‘燃烧的绿树’运动也曾震撼过整个山谷。而我当时就曾完全沉浸在其中，以至于根本无暇来思考那一运动在这片土地的历史中所具有的意义……

“如今回想起来，正如安佐所说的那样，或许它的规模就和万延元年^①以及明治四年^②的暴动不相上下吧。因为就连很多无关的人员也群情激奋，参与了其中。可运动一旦完结，人们反倒对教会变得兴味索然了。如果没有你们教会投入资金，那么别说什么僧院的扩建了，就连礼拜堂本身不也只会是越来越荒凉吗？无论安佐多么精明能干，仅凭她一个人也终究难以维持吧。

“所以，安佐啊，我想到了这样一件事。对于新人们入住这一建筑物开始新的活动，你一定抱着兴奋的心情，这一点我也能理解。但即使就管理事务而言，礼拜堂、僧院与我们，从今天起也已经毫无干系了，而且，新来的人们所遵奉的信仰也与以前的教会风马牛不相及，对于这些我们不是应该有所认识吗？

“当交接工作结束后，我想，我们是不是稍加回避为宜呢？当然，如果安佐对以这儿为根据地所开始的新运动产生了共鸣，以至于自己也加入了教会，那么则另当别论……”

“可我甚至不是‘燃烧的绿树’那一教会的信徒呢。只是从外围协助了他们而已……莫非你已经忘了这一点吗？我之所以在天注被年轻人们的所作所为深深地吸引，或许就像这栋建筑物的设计师所说的那样，乃是因为‘地方存在着魔力’吧？我也认为，存在着所谓地方的魔力这种东西。

① 即 1860 年。

② 即 1872 年。

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土地的魔力’这种说法……

“说真的，我从幼小的时候起，每当爬上这天洼，就会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后来兴起了‘根据地’运动，决定在这儿修建一个‘美丽的村庄’。由于人工湖的落成，致使它沉入了湖底，但作为标志性存在的天洼大扁柏至今仍旧矗立在中间的孤岛上。

“尔后在这里又成立了‘燃烧的绿树’这一教会。虽然这一教会被消灭了，但现在一批来自都市的人们又将在这片土地上建立新的教会。一想到这些，我就不禁会再次感受到那种地方的魔力。毋宁说正是那种地方的魔力把人们聚集到了这里吧？从万延元年时起，不，从更古老的中世纪开始，就已经是这样了……

“那种不知道是沉睡着的，还是已经死亡了的‘土地的魔力’，仿佛正在慢慢苏醒。对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之所以在长达十五年，不，或许更长的时间里一直管理着这栋建筑物，是因为我甘愿护卫天洼这块土地的魔力。我想把这一点告诉那些接替我继续管理这栋建筑物的年轻人。”

安佐的面庞泛起了一阵红晕，使上面的雀斑显得更加醒目了，但却流露出了坚毅的表情。然后，她用一种就像是假牙出现了问题似的神情噤口不语了。于是，只听见柔和而沉重的风雨声又一次裹挟住了礼拜堂。青年获深受感动，而舞女也张开着口腔，一边露出桃红色的舌头，一边陷入了沉思之中。

“在教会解散的当初，我曾在这里进行过最后的说教，但今天，当把礼拜堂和僧院托付出来的时候，又是你在这里进行了一番精彩的说教呢。”松男说道，他的语气中包含着一种超越了以前那种亲昵感的敬意。

03

那个半百的女人迈着轻盈的步履，带领青年获和舞女向前走去。好几次他们手中撑着的雨伞挂在了延伸到小径上的那些灌木的枝条上，好不容易才终于抵达了孤零零地耸立在北侧斜坡上的那栋房屋。房屋的内部让人觉得今天早晨才刚刚被拾掇一新。浴室里甚至准备好了洗涤用品，以至于揩拭濡湿的脑袋和肩头时，也无须特意从随车运来的手提包里取出毛巾。

尽管是预制件装配结构的房屋，但却建造得结实而高大，家具和地毯等全都统一采用的是灰色或浅茶色。最后决定由舞女使用两间房中西侧那个放有床铺和办公桌的房间。而青年获则被安排在了与舞女的房间隔着一条短短的走廊，并附带有一个小小厨房的起居室里。青年获决定在一条长椅子上就寝，据安佐说，这条在花鸟的浮雕木箱上铺着布席子的长椅是由教会下属的木工工厂制作的。或许是因为受到了安佐的提醒吧，在登上天洼之前，松男曾特意拐到河边一家小规模超市里，让他们采购当天的晚饭和明天早饭的材料。

现在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当他们各自整理完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时，舞女把青年获叫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她打开了临湖一侧的木板滑窗和窗帘，为了通风还将玻璃窗敞开了一半，就那样在搭着外罩的床上坐了下来。据说这张从房间西隅顺着窗户摆放的床铺，也是由这栋房屋的原主人在教会的木工工厂订做的。它有些像欧洲的民间工艺家具，作为成年人的床铺未免稍嫌短小，带着一种可供人的上半身少许向上仰靠的角度。舞女坐在没有角度的那一侧床沿边，将手肘拄在床框上。在她的催促下，青年获把椅子从放在北侧窗边的办公桌一旁搬到了她的身边。

下个不停的雨点打在湖面上，反弹起一阵阵飞沫，使湖面开始浑浊起来，变成了淡淡的泥巴色。巨大的扁柏树耸立在眼前这座岛屿中的狭窄草原上，整座岛屿俨然是一个种植着超大型盆景的花钵。而如注的雨滴也倾泻在这一片风景中，以至于树木的枝头比刚才抬头仰望时更深地被吞没在了浓浓的雾霭中。低低地荡漾在湖面上的雾霭，此刻也沿着东岸那环绕着山樱树丛而衍生开来的阔叶树林的山坡向上盘旋，朝着北岸蜂拥而去。虽然整个天洼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但那所有的细节却仿佛与雨声、风声一起从不间断地动弹着。特别是当风儿摇撼着纤细的枝梢和茂密的树叶，从大扁柏树上飞越而过时，那种响动就恍若是一片小树林所发出的声音。那种响声与充满着湿气的寒冷空气一道，从洞开的窗户缝隙里长驱直入。尽管才午后四点钟，可浓重的夕暮时分的氛围已经开始笼罩着宛若锅底一般的天洼。

“倘若如此巨大的树木燃烧起来，那么，或许会引发一场比某栋房屋

的火灾更可怕的灾难吧，即便不会有人被烧死……”舞女仿佛还在默默地咀嚼着安佐的话语，说道。

从北侧看过去，大扁柏树就如同用火焰喷射器焚烧了的小灌木林一般，只剩下了从树根到三四米高的表面全都已经炭化的树干和像是黑色獠牙一般的粗大树枝，在它们的周围，争先恐后地伸展出无数湿漉漉的绿色嫩枝。尽管青年荻没法想象出那一切燃烧起来会是怎样的光景，但仅仅是目睹到那种黑色与深绿色之间的搏斗，便已经让他百感交集了。

“很难想象人们曾在这里幸福地生活过。那个据说曾住在这里的原外交官或许就是死在这张床上的吧？”

说着，舞女露出了困倦的神情，面呈土色。青年荻站起身来，把手臂伸到她的肩膀后面，为她关上了窗户。南岸的礼拜堂在雨雾中变得轮廓模糊了，比在一旁观看时更凸显出一片灰色，但与背后那片被雾霭笼罩的树林相比，毕竟清晰地浮现出了整体的轮廓。

“虽然师傅决定在这儿建立新的教会，但究竟会具体干些什么，我却一无所知。不过，或许你倒是心中有数吧……”

“你所不知道的事情而我却心中有数，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青年荻说道。

“现在不是由你管理着总部的所有情报吗？”

“但我并不是因信仰而与师傅维系在一起的人呢。”

“虽然木津先生也这么说，但如今对于师傅而言，你们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呢。”

“可你老早就那样了呢。”

“不过，与古贺先生的小组相比，我不就跟新近加入的人一样吗？其实，我原本并不是为了成为信徒而到师傅这儿来的。这一点想必你也知道吧？”

“不，我可不知道呢。”天真纯洁的青年惊讶地说道，“因为从没有听任何人说起过。”

“说来也是，因为了解真相的就只有向导一个人了……虽然我曾经对木津先生和育雄提到过，但现在我就再讲一次吧。”

当舞女打算到东京来做一名现代舞的研修生时，作为允许她独立生活的条件，父亲提出，要她到父亲的一个老朋友那儿去，拜托对方担任自己的保证人，不仅如此，还要常常前去拜访对方以咨询种种事宜。据说那个人与父亲是大学理学部的同学，所以，舞女一到东京，便去拜望了对方。而那位先生就正好是在“空翻”之后与师傅过着隐居生活的向导。

尽管向导是一个难于交往的人，但他不光答应了担任保证人和监护人，还想法为舞女提供了在东京生活的寓所和少许的薪水。即是说，让她在师傅和向导两个人生活的成城事务所里担当勤杂人员。当时，还有一个女人每天从家里前来为师傅他们料理餐饮和别的一些事务，但半年之后便辞职不干了，于是，就由舞女接纳了所有的家务事。舞蹈研究所就在下北泽，舞女只需每周去听三个下午的课，因而得以使工作和学习两不误。从研究所毕业以后，也没能找到那方面的工作，所以她就一边为自己的公开演出做着准备，一边为师傅和向导当起了秘书。不过，那时候事务所的工作本来就并不忙碌。

“这样说来，在对他们俩不甚了解的时候，你就已经住进了他们的家中，并在那里干起活来了？哇，你可真有勇气啊！”

“因为向导是父亲的朋友，所以就相信了他们呗。或许也不排除我自己对东京的生活一无所知这样一种因素吧，但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只要遵照他的指示去做，一切都不用担心的……”

“最初还没有修建向导后来居住的那栋附楼，所以是三个人一起住在主楼里。而我就住在大门口旁边你曾经待过一阵子的那个房间里。门上上着锁，还有一扇朝向外面的窗户，万一有个什么，我打算就从那里逃将出去……”

“原来你还有所防备呢。”

“但我并不害怕。我除了参加高中的舞蹈俱乐部，还当过田径俱乐部的短距离跑和中距离跑的选手。即便现在也还相当能跑呢。”

“不过，在这里我可不会袭击你哟。”青年获天真地反驳道。

“最初我还以为向导是对师傅进行保护观察的人员，负责把师傅软禁起来呢。”